

作家频道

一夜新凉是立秋

王溱



插图 阿占

炎炎烈日,人们期望天快快凉下来。

大暑之后盼立秋,只有立秋过后,天才会慢慢变得舒服,惬意。古代文人将立秋分为三候:候凉风,候白露,候蝉鸣。吴藕汀有诗:檐果栏花落叶惊,瑶池仙种正滋荣。立秋欲试鸣虫候,砚北先听蛩蛩声。

早上雾气弥漫的现象立秋后还很明显;蝉在秋风中不停地鸣叫也历历在耳;然而最盼的凉风,却迟迟未见到来。“一夜新凉是立秋”只不过是人们的期盼与愿望而已。

其实酷热与凉爽的分界线还真不一定就是立秋。“秋老虎”的余威绝不仅局限在江淮、江南和华南等南方地区,华北、黄淮等北方地区,也毫不逊色。小时候就常听大人说,咱们青岛的“秋老虎”厉害,比大伏天都要热。果然,立秋后30℃的温度一连好几天,热的人们只想泡在水里才过瘾。

气候变得越来越不正常,有多种原因。科技发展得太快,废气排泄得太多,必然破坏大自然的正常平衡。作为“报复”,正常的天气就会变得不正常,说起来这也算是“正常”。此时人们如果再依照传统,一味继承老祖宗留下的“遗训”来对待现实,显然就要吃“大亏”了。最明显的例证,坊间说青岛是避暑的圣地,夏天根本不用开空调,连电扇都用不上。这话搁在几十年前一点不夸张。那时的夏天,一到晚上凉风就轻轻吹来。吃过晚饭,拿个小马扎子,或者凉席,找个有风口马路牙子上一坐,一躺,舒服极了。而如今,别说风口上根本就无风,就是海边吹来的风也不都是凉的——潮热的燥人,摸一把都是黏黏的。

然而不管怎样,立秋之后,气候还是开始在悄然转变,广袤的大地上不断有了新的变化。

“秋”字在甲骨文里像一只“蟋蟀”,“蟋蟀”是秋季有代表性的昆虫,遍地都能看到。它很喜欢鸣叫,声音响亮。而它的叫声跟“秋”的音节很相似,因此古人辨别秋季的到来,有时就以蟋蟀的鸣叫声为准。昆虫成熟的时节,也是大自然收获的季节。各种庄稼从繁茂成长,趋向成熟结果。《尔雅》:“秋为收成”;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秋,揪也,物于此而揪敛也”;《说文解字》对“秋”解释:“秋,禾谷熟也”。秋季确实是丰收的日子,田地里玉米、花生、水稻、小麦、地瓜、谷子、高粱、芝麻、红豆、绿豆,好一幅“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壮丽景象。再看山坡上,沙地里,湖泊中,百合、秋葵、菱角、莲藕、栗子、西红柿、胡萝卜、山楂、橘子、火龙果、番石榴、葡萄、红枣竞相争红斗艳,春华秋实,硕果累累。真乃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。

立秋前后农民最盼雨水。坊间有俗语:秋前秋后一场雨,白露前一场风。老话说:立秋落雨是顺秋,浙浙沥沥雨不休。秋雨对农作物犹如“鱼与水”,所谓“立秋三场雨,秕稻变成米”、“立秋雨淋淋,遍地是黄金”,是对秋雨重要性的最好诠释。靠天吃饭的农民们对秋雨可以说情有独钟,爱之深深。

秋雨也是气候的晴雨表,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,虽然“秋老虎”厉害,但随着一场场的秋雨接踵而来,闷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真正的秋天来到了,大地开始了新的模样。繁茂的树叶开始凋谢了,各种鲜花逐渐枯萎,海面上吹来的风变得又硬又凉,家里的电扇、空调进入了“休眠期”,大汗淋漓的日子已经彻底被告别。

立秋后餐饮业又将开始热闹起来。大热天影响了人们的食欲,人们似乎没有更好的胃口,粗茶淡饭,清淡简单是主打,许多食客为了健康忍痛抛弃了口福。然而随着秋雨秋风飘然而来,人们的胃口也突然变得大好起来,“大馋虫”蠢蠢欲动,直逼舌尖。尽管依营养学家的说法,此时尽量还是以清淡为主,多补充一些蛋白质、维生素,增强身体免疫力。但对能吃能喝来者不拒的美食家来说,放开肚子“贴秋膘”,该是最大的乐趣与幸福。于是“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”,便重新成了酒店,特别是大排档常见的一景。“春滋夏消,秋补冬藏”,各有所解,领悟不一,但总是一种生活姿态。

立秋后人们将迎来美不胜收的景色,不一样的树木,树叶、树林,不一样的鲜花、果实、植物,和不一样的山峰、河床、流水,都将呈现在眼前。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成长,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充满了憧憬和美好。



生活印记

夏日听蝉鸣

姜宝凤

常言道:花开一春,蝉鸣一夏,落叶一秋,霜雪一冬。

无蝉鸣,不夏天。炎炎夏日,声声蝉鸣,可以说蝉是夏日里最热烈的歌者。伴随着烈日酷暑,它把盛夏颂唱得沸腾而欢乐。天气越热,蝉鸣越响,仿佛它们的聒噪是能够对抗炎热夏日的唯一方式。

蝉鸣嘹亮,穿透了炙热的空气,时而尖锐激越,呈排山倒海之势;时而温婉缠绵,如一曲悠扬的民乐合奏,婉转缥缈,不绝如缕;时而清脆明亮,仿佛清泉水在石山上淙淙流淌,让人有一种“蜕于污秽枝头站,远望浮尘看世间”的感觉。

我童年的夏天,是从一声蝉鸣开始的。那时候生活在农村,树上刚刚传来时有时无的蝉鸣时,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了摸蝉蛹的行动。蝉蛹,在我们当地俗称“知了猴”。天一擦黑,这些在地下蛰伏了多年的小精灵,便纷纷破土钻出地面,爬到树上,完成生命最后的旅程。蝉的蜕变过程,宛如一幅鲜活的画卷,展现出无尽的美丽和生命力。我们小孩子之所以喜欢摸蝉蛹,不仅仅是为了好玩,更为了一饱口福。毕竟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,孩子们能吃上几个香喷喷的油炸蝉蛹,也算是十分难得了。当然,夏天还有最让我感到难忘的是,夜晚躺在大街的竹席上乘凉,奶奶坐在旁边摇着蒲扇给我驱赶着蚊虫,扇着凉风。我则一边倾听着铿锵有力的蝉鸣,一边仰望星光璀璨的苍穹,多少次我在陶醉中沉沉地睡去……

古往今来,文人雅士以蝉为题吟诗赋词,或借物抒情,或托物言志,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初唐诗人虞世南在《蝉》一诗中写道:“垂緌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这是一首托物寓意的诗,既赞扬了蝉的高洁,又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的清高志向和品格,是咏物的经典,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;南朝梁诗人王籍,才华横溢,但郁郁不得志,但因其《入若耶溪》一诗中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两句运用反衬手法,以“蝉噪”和“鸟鸣”来烘托树林和山间的幽静,极其深刻传神,是千古传诵的名句,被誉为“文外独绝”;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”读着宋代词人辛弃疾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这首轻快活泼的词,仿佛被作者带到了朦胧月色中的旷野,只觉清风习习,迎面拂来。“万树鸣蝉隔岸虹,乐游原上有西风。”“风蝉旦夕鸣,伴叶送新声。”“高蝉多远韵,茂树有余音”,盛夏时节,手握一卷书,静坐在树荫下,闭目凝神听蝉鸣,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!

其实,蝉作为“昆虫音乐家”“大自然的歌手”,无论是低吟浅唱,还是引吭高歌,都是对生命弥足珍贵的一种执着礼赞。蝉不甘一生波澜不惊的岁月,展开生命的全部热情,带着毕生的追求与梦想,在高树枝丫间鸣唱,让自己的一生完美释放。所以说,蝉用歌声倾吐心中的一切,也让我们对人生多了一份思索和感悟,对生活多了一些体味与宽容。

故而,夏日听蝉鸣,听的是一种“蝉”意、养的是一种“禅”心、育的是一种情怀。

城市秀场

观鸟杂记

张毅

胶州湾海面开阔,北部海岸有多条河流入海,河流形成大片湿地,附近有许多种鸟类。它们随季节变化,不断在这里聚集,并常有上万只鸟一起飞翔的场面。

海鸥是青岛海边常见的鸟,它们飞翔时会发出“啊啊”的叫声,并且不断变换姿势,在空中形成不同图案的“鸟浪”。杜甫有诗曰:“江浦寒鸥戏,无他亦自饶。”“几群沧海上,清影日萧萧。”海鸥是候鸟,冬天来临之前,它们自欧洲、阿拉斯加及北美洲西部迁徙而来,聚集在胶州湾一带的海岸线越冬。它们喜欢低空飞翔,群集于食物丰盛的海域,以昆虫、软体动物、甲壳类及蠕虫为食。据说,海鸥还是海上航行的安全“预报员”,船在海上航行,常因不熟悉水域环境而触礁、搁浅,或因天气突然变化而发生海难事故。有经验的海员都知道,海鸥常落在浅滩、岩石或暗礁周围,群飞鸣噪,这对航海者无疑是发出提防撞礁的信号。

海鸥还有沿港口飞行的习性,每当航行迷途或大雾弥漫时,观察海鸥飞行方向,可作为寻找港口的依据。如果海鸥贴近海面飞行,那么天气一定是晴好的,如果它们沿着海边徘徊,天气将会逐渐变坏,而如果海鸥离开水面高高飞翔,或者聚集在沙滩上或岩石缝里,则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。海鸥之所以能预见暴风雨,是因为它们的骨骼是空心管状的,这不仅便于飞行,又很像一个小型气压表,能灵敏地感觉气压的变化。天气转暖后,海鸥会离开青岛,飞回到欧洲以及北美洲繁殖。

鸟有神性,除去在居住地飞翔、生存外,它们每年秋冬会按固定的路线迁徙,迁徙是鸟一生重要的内容,这是它们命运决定的。

青岛是候鸟迁徙的中途栖息地,秋天常看见几千只聚集而成的燕群,这是它们迁徙的前奏。燕子迁徙时由于飞翔的速度快,所以多在白天迁徙,在途中边觅食物边躲避天敌,这时候,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燕子栖息在沿途的电线上。燕子渡海时多选择海岛连线的路线,从一个岛屿飞向另外一个岛屿,借以节省体力。但飞越辽阔的大海时,它们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前进,飞越大海是燕子迁徙途中最危险的旅程。

大雁迁徙时总是几十只、甚至数百只汇集在一起,互相之间衔接着排队而飞,古人称之为“雁阵”。“雁阵”由有经验的“头雁”带领,加速飞行时队伍排成“人”字形,一旦减速队伍又由“人”字形换成“一”字形。飞在前面的“头雁”在空中划过时,会在空气中产生一股微弱的上升气流,后面的雁依次利用这股气流,从而节省了体力。大雁迁徙大多在黄昏或夜晚进行,旅途中要经常选择湖泊等较大的水域休息,以鱼虾和水草等食物补充体力。大雁是一种机灵的鸟,夜里休息时会派出一只雁站岗,一有动静就发出叫声,呼唤同伴迅速飞离。据说,大雁清晨起飞前会群集一起开“预备会议”,然后由老雁带头起飞,幼雁排在中间,最后又由老雁压阵,它们在飞翔途中不时发出叫声,这是一种呼唤的信号。

某个秋夜,空中传来“嘎嘎”“嘎嘎”的声音,叫声时大时小,断断续续。我抬头朝向夜空望去,水星在南,北斗在北,群星在天空中闪动着。“嘎嘎”“嘎嘎”一阵叫声传来,我朝声音的方向寻找着,夜空充满暗蓝色的天光,茫茫夜空只有大雁的鸣叫,却看不到一只大雁的影子。雁鸣让夜晚变得更加神秘辽阔。那是一群正在迁徙的大雁,它们的鸣叫带有生命的密码。

我窗外有座山,山下有条河,河边经常飞着几只白鹭。白鹭是涉禽,常去沼泽地、河边和湿地捕食浅水中的鱼虾和甲壳动物。李白诗曰:“白鹭下秋水,孤飞如坠霜。心闲且未去,独立沙洲傍。”说的是秋天到来之前,白鹭独立沙洲的景象。我常在窗口观望那只白鹭,我熟悉它们飞翔的姿势和叫声,白天,它们溅起阵阵水花,晚上溅起一片月光,在时光的幻境里。一天,白鹭在河面低声叫着,声音有些凄厉,我知道秋天来了。一到秋天,白鹭就要飞往更温暖的南方,这样的日子已有许多个年头。不久,几只白鹭加入了迁徙的队伍,它们起飞时掠起的水花,在河面久久不散,它们展翅拍击气流的样子十分漂亮。

我不断想象着它们飞过大海的过程:那天夜色深沉,海上升起乌云和大风。海面有一艘货轮,船舱装满大雪。白鹭和货轮并行了很久,然后在夜空消失了。